

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二

敌后的文艺队伍

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

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二

敌后的文艺队伍

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序言	(1)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大事记	(5)
华北联大文工团大事记	(42)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大事记	(71)
铁血剧社——群众剧社简史	(100)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大事记	(128)
冀中军区新世纪剧社大事记	(157)
晋察冀平西军区政治部挺进剧社大事记	(175)
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综述	(223)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战线剧社简史	(237)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七月剧社简史	(274)
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冲锋剧社大事记	(288)
东北战地服务团战斗在冀中平原	(304)
晋东北大众剧社简史	(313)
回民支队政治部抗战剧社简史	(328)
独一旅政治部光复剧社大事记实	(342)
编后	(351)

美丽的青春

——黄金似的生活

(代序)

周巍峙

生活是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

青春是人一生中极为宝贵的一个时期，也是不可长留的一个阶段。青春充满幻想给人们带来了勃勃生气、执着的求知欲、强烈的进取精神；青年时代也表现幼稚、无知，容易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也有的醉生梦死，颓废享乐，甚至腐化堕落。与时代背道而驰的，也不少见。

社会给人们种种限制，时代也给人们种种启示，人生道路靠自己去寻找，个人历史靠自己塑造。

如何渡过这美丽的青春年代呢？

五十年前，我们这些青年选择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投入了中华民族最神圣的事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誓言是：搬掉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是“文艺青年”，抗战初期参加工作时，小的仅仅十来岁，大的不过二十一、二。也有更大一点的，在抗战前就投身革命斗争了，那是极少数。

大敌当前，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从事文艺工作，不都是兴之所至，也不是早有成就，为了追求个人能深入艺术庙堂。我们是为了生存，为了斗争，我们要把文艺献给广大民众，广大战士，鼓舞起全民族奋勇杀敌的革命精神。我们用文艺歌颂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子弟兵、伟大的

党；我们要反击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堡垒和一切反动派；我们要用文艺来迎接胜利，赞美我们光辉的未来。

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人民，献给了革命战争，献给了亲爱的祖国，献给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青春是在战火中渡过的，当我们迎着朝阳，迈进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年代的时候，大部分同志还很年轻，不过是二十几，三十来岁而已，是带着青春的朝气，青春的活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

因为年轻，我们曾经十分幼稚，水平很低。许多同志文艺上没有很好的基础，理论上没有很深的造诣，不懂得做群众工作，不懂得打仗，不懂得组织“规矩”，更不懂得做什么“领导工作”，不懂得的太多太多了。但有一条，我们大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一股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激情。我们对人民、对组织不要求什么，而是把一切都奉献给战争、奉献给民族，随时准备作出自己最大的牺牲。因此我们富有朝气，勇于学习，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我们也严于解剖自己，消除稚气，克服从旧社会给自己的不良影响，我们不断成长、成熟，许多同志终于在斗争中从一个爱国青年，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文艺专家。

回忆起那段生活，那段黄金似的生活，每个人都怀有深深的感情。我们忘不了在打麦场边，在荒芜的野地上，在险峻的哨所，在地道里，在冲锋出发地，在行军途中，进行过多少万次的演出。忘不了多少次在敌人作据点的村子里、岗楼下，对敌伪作宣传，撒传单，发“诗与画”，演出打动他们的心灵，动摇他们的士气，或者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击他们凶焰的文艺节目。这是一种特殊的文艺活动，是深入“敌后的敌后”的战斗，是整个神圣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这是在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包围、被袭击的情况下进行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这在革命文艺发展历史上不是很值得大书一笔吗？

我们忘不了，在战争年月里，大家经常教农民、战士、工人、学生、教员、干部唱歌、画画，写美术字，辅导农村剧团演戏，举办乡村文艺训练班、战士学习班，培养新的年青的文艺骨干。这是我们与人民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向人民学习文艺的大好机会。我们也很注意组织专业文艺干部进修，他们当中有的在 新中国成为名演员，成为有较高水平的作家、作曲家、美术家、导演、指挥。还有不少同志成为文艺单位的领导干部。

我们忘不了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创作，坚持学习的动人情景。为了人民需要，为了战争胜利，我们不能不努力创作，为了提高质量，为了丰富修养，我们不能不抓住战斗间隙，工作余暇进行业务学习。一本从后方带来的名著，被传来传去，被“读”成椭圆形了。

我们忘不了，我们当过县区干部，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也当过连队指挥员，率领战士开展武装斗争。这不仅是革命需要，而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又是多大的锻炼，对创作表演又有多大的好处啊！

我们更忘不了，革命人民、英雄战士、热情工人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情愿自己挨饿，而把可吃的东西给了我们，他们用生命保障我们的安全，他们的英雄行为，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不断从他们身上吸吮最珍贵的营养，我们正是在他们的抚育下成长壮大的。

我们也忘不了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战斗中饥渴是常事。小米、玉米自然是上等粮食。我们也咽黑豆，吃野菜，喝酸菜汤，当然不能说我们对此“嗜之如蜜”，但我们从不叫苦，反“扫荡”胜利后，人们在村子里，在集市上买块豆腐，几个人一起吃吃，也算是“庆祝会餐”了。我们地处敌后，四周被敌人封锁，被岗楼分隔，缺医少药，有几年，大批同志“打摆子”（患疟疾），没有奎宁就“针炙”，吃灶前土（土方），冒着危险打六〇六来压“疟疾虫”，有的在发病前先跳到河里，想躲开疟疾的光临。大家

是那么坚强，那么苦斗，这段历史令人珍视，值得回忆。

我们同样忘不了，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协力，相依为命。虽然处于频繁的战斗当中，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是很充实的，同志间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进行，诚心相待。当然有时也要求过高，对知识分子特点掌握不够，但总的来说是积极向上的，团结无间的。这里当然离不开党、政府和部队领导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他们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指导我们进行文艺战斗，关心我们的思想业务提高，还尽可能照顾我们的生活。许多领导同志和文艺工作者平等相处，同志相交。我们当时有两句笑话，一是说文艺工作者“见官长三级”，就是说，多大的“官儿”都可见到，都可交谈，没有等级隔阂。另一句话是：“逢人低一头”，是说文艺工作者组织观念强，高级干部象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人民政府主席、基层干部象村长、区助理员、连长、指导员，我们服从领导，尊重领导，都听他们的话，受他们指挥。

我们更是十分怀念那些为了革命，为了工作，为了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烈士，那些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失去健康，过早故去的亲爱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将永载青史，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回忆当年，我们的青春真是在黄金似的生活里渡过的。我们一点儿也不富裕，但精神上却感到十分满足。我们的形象毫不豪华，但我们的生活却闪闪发光。我们也象黄金一样不怕火炼，我们的青春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不能自诩是“黄金”，但我们曾放射出动人的光彩。我们的青年时代不是没有弱点，没有缺陷，但我们的青春是可以自豪的，是无愧于那个年代的。

美丽的青春啊！黄金似的生活啊！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大事记

（引言）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是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时期活跃在晋察冀解放区的文艺战线上的骨干队伍，她既是培养文艺骨干的教育基地，又是一支配合抗日游击战争的强有力的工作队，战斗队；她的优异的业绩和经验是十分值得我们纪念的。

一九三九年春天，日寇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日寇已经有几次派小部队试图西渡黄河，在我们河防八路军痛击后遁走。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同我八路军驻军不断磨擦，几次袭击我军，也都被我击退。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我党中央所在地，也是各个抗战初期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创建众多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全中国人民的灯塔，光明希望所在。“天下英雄归延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到延安，热情参加抗日战争，渴望寻求革命真理，我党在延安办了十七所干部学校，有师生数万人，真可算是一支新型的军政、文化、艺术队伍；但党中央看到：一九三八年秋季武汉失守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新开辟建立起来的敌后各个解放区，将是抗击敌伪的主要地区，抗战的担子更重了，形势也艰苦复杂了。延安的干部学校在日寇战火迫近，顽固派加紧封锁的形势下应该前进，推进到华北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这是一条战斗的，光明的，胜利的大道。早在一九三九年初，李维汉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他来到鲁艺进行调查研究时，给鲁艺领导吹过风：鲁艺可以

分一部分教员和学生到敌后办艺术干部学校，他在给教职员和学生讲话时，曾提到将来学好本领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鬼子。当时就有同志高呼口号：“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打出去”。五月上旬，党中央作出决定抗日军政大学，由罗瑞卿同志率领并任校长。陕北公学，（联大社会科学部），鲁迅艺术学院（联大文艺学院即文艺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联大青年部）延安工人学校（联大工人部），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率领并任校长，一起由延安开赴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在敌后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坚持华北抗战、推动党中央所号召的在全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伟大事业。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大量需要文化艺术干部的形势下，经党中央决定成立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付院长沙可夫、训育主任徐一新，教务主任吕骥、兼音乐系主任；张庚任戏剧系主任；美术系沃渣同志任系主任。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学。

组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艺部）的任务下达后，院领导作了很周密的准备工作。对奔赴敌人后方的人员，慎重地反复讨论多次而后才定下来。鲁迅艺术学院从师生中抽出了大部分力量、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联大文艺部由沙可夫任部长，吕骥任付部长。由延安挺进敌后的军事建制是：沙可夫为团长，吕骥为付团长，由中央组织调来甘霖同志任政治生活指导科科长，负责做政治思想工作。鲁迅艺术学院还先党内后党外，动员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做艺术教育和宣传工作，鲁艺师生们争先恐后的报名到敌人后方去，赴敌后的师生占当时鲁艺师生的百分比达到70%之多，他们以崇高的抗日热情和决心，到敌人后方去实践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教导：要到敌人后方广大的游击区去，把他们各方面发展起来，把我们文化工作和艺术工作做起来，把大块的农村变为进步的和光明的地区。联大文艺学院（文艺部）的师生

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他们以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艰苦辛勤的学习和实践，在晋察冀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干部，用各种文艺形式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坚强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战争。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艺部）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延安开始组建，而后开赴敌后——晋察冀边区，直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暂时撤消停办，前后共约三年零七个月。约略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建和行军准备。

第二阶段：开赴敌后。

第三阶段：在敌后办短期文学艺术训练班。这一阶段，一共办了三期：

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九四零年三月，这一期共有两个队，即文一队、文二队。共约180人。

第二期，1940年3月——1940年底。这一期共有四个队：即文三队、文四队、文五队、文六队。共约350人。

第三期，1941年2月——1942年11月。这一期共有五个队：即文七队、文八队、文九队、文十队、文十一队。共约720人。

文艺学院的艺术实践，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艺术创作始终贯彻从实际生活（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民主建设、生产劳动）出发，为鼓舞人民群众对日斗争意志服务的。认识、熟悉、深入、再认识、再熟悉、再深入。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的艺术实践愈益丰富、愈益提高、愈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文艺学院从组建到撤销。经历是极为丰富、极为艰苦的，现就记忆所及，将文艺学院的大事记述如下。

第一阶段：组建和行军准备，1939年5月——1939年7月。
5月

党中央向鲁迅艺术学院下达了组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任

务，鲁艺领导经三番几次反复讨论，通过了奔赴敌后的干部职工学生名单。

6月

在鲁艺全体人员中进行动员，大家积极热烈响应，纷纷报名上前线。

校领导考虑到奔赴敌后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而文化人又无军旅生活经验，请来几位老红军给大家讲军事课，他们从列队教起，还讲了一般军事常识，紧急集合，夜行军外，特别讲了军事行动中要注意的事项。他们讲了军民关系。他们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例，说明搞好军民关系是我军胜利的保证。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战胜日寇，求得民族解放，消灭阶级压迫，为劳苦工农大众求得生存的权利，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切全是为了人民，我们有条件搞好军民关系。他们教我们学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告诉我们这是一切革命军人的准则。入夜，鲁艺驻地坡上坡下响起了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

他们还以切身经验，告诉我们要注意保护身体的健康，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特别说明没有健康的身体，是走不到敌后的。他们嘱咐我们，每天行军到了宿营地，人再困乏，腿再酸疼，千万不要躺下，一定要用热水泡脚，热水泡脚可以解除一半以上的疲劳，俗话说：“人寒亡国，足寒伤身”。而我们是“胜利在脚”，每个同志在行军中会锻炼出一付铁脚板的。

说到轻装，他们说：“路远没轻重”，再轻的东西，走长了也是重的，大家都从外面来，心爱的衣服、书总是有那么几件、几本的。不要在轻装时，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的不彻底，后来果然吃到了苦头。他们还教我们用布条打草鞋。

6月底

鲁艺全体人员列队，领导正式公布奔向敌后组建华北联大文

艺学院全体教职学员名单。

准备上前方的同志开始轻装，大家把轻下来的衣物，留给鲁艺作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化妆用。

7月7日

延安召开纪念抗战二周年大会。我们全体参加。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感到毛主席是为我们送行来了。

夜，开赴前方的同志紧急集合，沙可夫同志向大家宣布在行军时的编制和行军序列：文艺学院组成第三团，团长沙可夫，付团长吕骥，政治处主任甘霖。大队长李伟，指导员罗椰波。

其他同志按工作、业务性质编组。

1) 教员干部组：崔嵬、丁里、沃渣、钟惦棐、辛莽、韩塞、胡苏、何洛、康濯、丁克辛、岳慎、王久晨、陈强、刘钧、卢肃、刘沛。

2) 后勤供给科：祝其、赵冠琪、老魏同志（老红军）事务长，炊事工作由大家担任。负责做早饭。

3) 前站设营组：王久晨、陈强、李黑负责做晚饭。

4) 收容卫生组：卢肃负责、廖星光（羽山）、石丁、康复等，行军时走在后面，收容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作一些简单医疗工作。

5) 大枪班：那时全团仅有三、四条步枪，行军时是全团尖兵，遇有情况掩护大家转移。

第二阶段：1939年7月——1939年11月

7月10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从延安驻地出发。出发前，留在鲁艺的同志和我们互赠锦旗。在锣鼓声中，我们动身，留下的同志携着我们的手，在濛濛细雨中与我们同行，抢着为我们背东西。送了一程又一程。当走出飞机场时，才眼中含着泪花，恋恋不舍的互道：《在前线上再见》后分别。中午在桥儿沟打

尖。这时大家谁也走不动了，也觉得带的东西还是太多了，大家又一次轻装。下午经过拐岭医院时，胡考同志扶杖在路边为我们送行，晚住卅里铺。

7月11日晨，没等吹起床号，大家就起来了。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收拾铺草，打扫院子，为房东担水。晚住甘谷驿，吕骥同志因事晚出发一天，于次日赶到。

7月12——7月底

经过几天行军，我文艺学院到达延川。按原方案，我华北联大应顺河而下，在延川注入黄河处渡河东进，开赴晋东南。但此时，晋东南形势有了大的变化，日军在顽军配合下向我晋东南腹地进攻。黄河流域又值雨季，黄河水涨，渡河危险较大，我们接到改道北上清涧的命令。

从甘驿谷出发至清涧途中，沙可夫同志给一骑毛驴打红伞妇女让路，乘马受惊，沙可夫摔在石板路上，摔坏了腰，住进清涧城南一医疗站。文艺学院住于清涧城北傍川一个小村子里。

华北联合大学校领导决定组建华北联大文工团，其组成人员来自文艺学院及陕公剧团，文工团团长黄天，政治干事刘硕儒，军事干部李伟，团部秘书郭维汉。

总务：刘介之。

党支部书记：黄天、委员李伟、康濯、李少言。

大枪班：刘沛、洛林、范景岳。

文学组：章文龙（组长）、侯金镜、丁基。

戏剧组：郑岩（组长）、邢国柱（邢野）、蒋立兴（石岚）、郭维、洛林、胡丹沸、刘钧、赵冠琪、范景岳、苏健、李涛、陈强、王林、王久晨、岳慎、吴菲、郑怡如（郑佳）、丁瑾、胡海珠、郭淑澄、赵奎英、吴江平、张东川、李伦等。

音乐组：陈地（组长）、刘沛、叶林、卜一、张明如（张非）、徐瑞曾、安春振、江明等。

美术组：李少言（组长）、陈九、刘梦天、李黑、杨静轩等。

文工团组建后，立即紧张排练节目，纪念“八一”及与驻地军民联欢。

“八一”建军节，在清涧城北一个村子大戏台上，文工团组织了一台节目，有《黄河大合唱》、《打城隍》和一些歌曲和快板，很受群众欢迎。

此后文工团即划归文艺学院领导，和我们一起行军。

在此一段行军途中，向隅同志创作了一首抗日时期很受军民欢迎的有名的歌曲，《红缨枪》。

1939年8月2日——8月4日

从清涧出发，经三天行军到达绥德，当夜，因绥德还是国统区，国民党专员何绍南非常顽固，我们露宿在街道房檐下，自己盘灶支锅做饭，群众见我们纪律严明，妇女纷纷让我们女同志进家去住，我们婉言谢绝，第二天转移到绥德城外进行休整，准备经米脂，葭县东渡黄河。

在绥德，校部决定不宜长途行军的、有病的、体弱的同志返回延安治疗，分配工作。这些同志是：向隅（男）、陈炎（女）、殷参（男）、毛决明（女）、严正（男）、孔厥（男）、陆先行（女）、李伦（男）。

8月6日

从绥德郊区出发，向米脂前进，经两天行军到达米脂城南无定河。在米脂休息两天。

8月10日

从米脂出发，向乌龙铺前进，途中进行了军事演习。

8月11日

从乌龙铺出发向葭县前进，当我们爬上一座石山时，听到黄河咆哮声，看到远处象一条黄龙，在山下滚滚流动，李伟同志指

着深涧对面一个村子说：“今天我们就在那个村子宿营”！虽然看的见，走起来又是半天，一时上一时下，山道在山坡上盘旋上下，中间还打了一次尖，到宿营地后，大家都很疲劳，连小米干饭都吃不下，卫生组的同志把热水送到我们跟前，让我们泡脚。

8月12日

到葭县，葭县在黄河西岸高山上，一上高山我们便听到闷雷也似的黄河浪涛声，河对岸也是一样的起伏高山，黄河的咆哮引发了我们的歌声，我们高声唱着“怒吼吧，黄河”前进。

8月15日

经过三天行军到达盘堂口的大山村里，对面便是黑峪口，我们准备在这一线渡过黄河。渡河是极其惊险的，一个连队乘坐一条木船，牲口站在船舱中，人坐在两舷，船到中游一下子漂得很远，艄公用熟练的技术，顺着水势，把船引向对岸。船在中游时，时在浪颠，时在浪谷，我们都依照渡河纪律，谁也不乱动甚至牲口也非常老实。我们大家都很佩服船夫，他们英雄一般的形象，长期留在我们记忆中。

渡过黄河后，我们爬上了吕梁山，山道险峻难行，这时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驮着文艺学院整个图书馆的宝贵图书的白马滚下了坡，摔到小黄河的沙滩中，这是一片活沙滩，不管是人、是牲口，只要误入，定会茫茫陷进去直到吞没，我们立即派人去三里外村子借来门板，进行抢救，图书是抢救出来了，白马却活活被沙葬，没有了驮马，我们只好把图书分散每人携带一本，后来文艺学院大家借阅的世界文库、新文学大系和国内外名著，就是这么来的。这天夜里，白马的牺牲，使得大家不得安眠。

8月18日

经过一天行军到达兴县曹家坡村。

抗大已先我通过敌封锁线和封锁区，为保障我联大胜利通过，需要等待抗大通过后的总结和经验介绍，以指导我们的行

动。

同时，也由于月余的行军，有些思想问题需要整顿，再加上王明和毛泽东持久战观点相对立的速胜论观点，传到华北联大。在同志们思想上产生影响，需要经过讨论加以澄清，也为了在通过封锁前作一些如夜行军的训练，我们在曹家坡休整。

曹家坡一带较贫困，食粮不能就地补给，身体强健的同志经常走数十里去背粮。

每天夜晚练习紧急集合和夜行军。

在曹家坡休整了近一个月，因各种原因减员七名。

9月16日

傍晚开始出发，开始夜行军。天明时到达一村莊，进村后封锁消息，女同志住进民房，男同志在院落内或村内大树下和衣而卧，要求大家保持肃静。

此后，均为夜行军。

9月21日

拂晓经娄烦镇，过汾河，上山，据说这山就是云中山。

9月23日

第七个夜行军，这一夜要走七十里山路，赶到距同蒲路四十里的集结地。

行军前，向大家提出发扬同志间革命互助友爱精神，由两个男同志照顾一个女同志。这一夜是阴天，天光很暗，依稀见到前面同志的身影，山道十分难走，路在乱石、矮小丛林中穿过，一不小心便跌到坎子下，有的跌到乱石上，硌的浑身生疼，有的跌到荞麦秸上，但都爬起来悄没声的追上队伍继续前进。

下坡时，谁也没有站着走。都象小孩坐滑梯一个个出溜下去。通过公路后，天亮前我们进入一片杂木林，这里就是我们集结地，也就是这天夜里通过封锁线的出发地。

大家横躺竖卧立时睡着了，这一天人人养精蓄锐，不再看

书，不再写日记，不再梳洗打扮。一切一切都把劲准备用到夜间通过封锁线上。

9月24日

通过同蒲路。这一夜行程预计八十里。

下午五时出发。正如章回小说所写，我们这支队伍，掩旗息鼓一点声响皆无的通过又一条公路来到治安区。我们听不到任何如狗吠马嘶的声响，只听到公路上，村边巡夜的梆子声。这一夜天清气爽，凉风扑面，这一段路走得十分惬意。

过路前，在平川上一小村子的树边休息，有人担来两桶水。大家争着喝，真比琼浆玉液还甜，真是两桶救命水。又开始行军了，又横穿过两条公路，爬上一个山坡，坡下便是同蒲路。

“跑步前进。”前面传下命令。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冲向铁路。接近铁路时只见八路军战士间隔三、五步远便站着一个同志。他们悄声鼓舞我们：“安全通过！”“胜利通过！”“同志们沉住气，没关系，敌人不敢出来！”

穿过封锁线，又是急行军，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十几里敌占区，再冲上路东的山岭，那时才能休息。

上山了，胜利了。

我们在山背后休息，脚下一池雨水被我们喝个净光。

短暂的休息，反而更觉疲劳。休息过后，我们懒散地向另一座高的山爬去，天亮之后才来到一个被敌人烧光的无人村。沙可夫同志的小鬼高玉桂和杜玉宝（戏称豆包）下到沟里用洗脚盆端水烧稀饭，而我们却一坐下便睡着了。吃过稀饭，又继续行军。

天亮后，才到宿营地，仍是敌人烧光抢光的无人村，我们就在断墙残壁间露宿。

9月26日

强行军！深山冷雨之夜。

26日清晨出发，开始通过游击区。走不远来到一个干河滩，